

# 埋骨風城：現代佛教改革健將大醒法師 在新竹三年記事<sup>1</sup>（三）

江燦騰

（四）、新僧大醒法師的師承典範：太虛大師自習佛教典籍知識的早期「閱藏」經驗解說<sup>2</sup>

在前往西方寺閱藏之前，太虛大師跟最早的啓蒙師歧昌法師所學，真有收益的地方，是在詩文表達技巧方面。至於經義的講解方面，歧昌法師所教導給他的，並不透徹，曾留下甚多疑惑。後來，他轉至天童寺，去聽道階法師講經的次數雖很多，亦不滿意。

反而，在同一時間，他靠自行閱讀，從《禪宗語錄》、《法華經會義》、《楞嚴經蒙鈔》、《楞嚴經宗通》等經書，自行吸收不少東西。這些閱讀，使他在覆講考驗，較常人出色。因此他被特允：可以住進了道階法師本人的寮房內，並可自行大量閱讀其房中的各類佛教典籍。

而他從中讀到的《弘明集》、《法琳傳》、《明教高文集》等護教文章，更啓發了他後來弘法護教的心理。

但是，聽講和私下閱讀，依然不夠。當他聽說道階法師曾閱讀《大藏經》，收穫甚大，而圓瑛法師尤其鼓勵他去汶溪西方寺閱讀，於是聽經告一段落，他便回永豐寺，拜別歧昌法師。

當時太虛大師是由圓瑛法師帶去引見西方寺淨果法師，獲准在該寺藏經閣的閱經室「閱藏」。這是太虛大師自我深造的開始，他日後爲此而感激圓瑛法師的相助之情。

在西方寺自行「閱藏」是嶄新的經驗。但，正如一般未受「閱藏」訓練的生手，無從下手一樣，他起初專注在《大藏經》中，找明末佛教名著《夢遊集》、《紫柏集》、《雲棲法彙》，以及各種經論，很沒有系統的抽來亂看。

同住藏經閣的老法師，勸他從《大般若經》起頭看，再按全藏編目的順序，每天按進度，由經、而律、而

論、而雜部，如此，方能把《大藏經》看一遍。他聽勸之後，就照著順序閱讀，果然收穫不少，對經論的義理知識，大大增進。

可是，如此地持續閱讀，使他的理解力為之增強了，他在思想上的邏輯性方面，也更加綿密和嚴謹了；反之，他原先的超強記憶力，開始轉弱了，連眼睛也因變得近視，視力顯然衰退了。但，其最大的獲益是，真正使他對於整體佛教法義的新認識，讓他宛如全然都為之脫胎換骨了。

不過，在西方寺「閱藏」的一年多期間，他曾外出三次，再返回「閱藏」。所以《大藏經》未能整個看完，是他最感遺憾的事情。

### （五）、新僧大醒法師的師承典範：太虛大師早期「閱藏」之餘的結識教界優質同道過程簡介<sup>3</sup>

太虛大師本人在西方寺「閱藏」期間，雖未能閱完全藏，與原先理想有些差距，而留下遺憾。但他在結交道友切磋方面，則大有收穫。其中，最重要的是圓瑛法師與昱山法師二人。

圓瑛法師是福建古田人，一八七八年生，俗名叫吳亨春，法名宏悟，別號叫韜光。他在六歲（一八八三）時，父母已雙亡。十八歲（一八九六）時，曾中過秀才

。但在十九歲（一八九七）時，他則前往福州鼓山湧泉寺，禮拜增西法師為師出家，之後又到雪峰寺，擔任僧眾。

圓瑛法師在二十六歲（一九〇五）時，來到天童寺，跟隨該寺住持八指頭陀寄禪法師參禪。之後，於歧昌法師處，結識太虛大師。

一九〇六年，太虛大師前往天童寺聽道階法師講經、並跟八指頭陀學參禪時，曾與圓瑛法師共同聽講。

由於太虛大師在聽講的眾學僧中，表現出色，使年長的圓瑛法師相當激賞，主動親寫結拜書，與太虛大師訂盟結為法兄弟。

圓瑛法師的年齡比太虛大師大九歲，所以他在佛教界活動的資歷和廣結人脈方面，都堪稱是年輕太虛大師的早期教界前輩。

後來，透過圓瑛法師本人的一再鼓勵和多方協助，才促成太虛大師到西方寺閱藏的心願。他可以說是，早期給太虛大師幫助最大的人。

但是，曾和太虛大師同時受戒，並同在西方寺閱藏的昱山法師，才最被太虛大師懷念。昱山法師先於太虛大師到西方寺閱藏，故當太虛大師前來時，昱山法師先歡迎他、並贊助他鋪設居住之處。在閱藏期間，昱山法師是太虛大師一起唱和詩文的最佳夥伴。

當太虛大師冥想入定時，是昱山法師爲他擔心，他反而不在意。並且，昱山法師本人先入住西方寺內，先後閱藏六、七年之久，不曾遷移過，更不時地督促太虛大師要專心於道業的精進；但，後來的太虛大師只住一年多，未看完全藏，就離開了。所以，太虛大師對他最爲懷念！

太虛大師離開西方寺之後，與華山法師、淨寬法師等，同往寧波七塔寺，去聽諦閑法師講天臺教義，並曾與諦閑法師爭論過幾次關於義理思想上的相關詮釋問題。

因此，直到一九〇七年爲止，太虛大師能接交的道友們或其從學的師資中，在思想上給他深刻影響的並不多，大致上只是依些助緣而已。

而太虛大師本人的自求進步，如靠大量閱讀、勇於吸收，才是他超越同輩的主因。

可是，作爲清末新佛教改革家的太虛大師，又是如何呼應當時的革命思潮呢？顯然他的轉變，是出現在此之後的事。所以，我們的追蹤考察，也必須跟著邁向另一个新的劇變階段，否則難以了解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註釋：

1. 編註：本文為作者個人研究論述與見解，不代表本社立場。

2. 本節的解說，主要參考：江燦騰，《太虛大師前傳（一八九〇—一九二七）》，頁六十九—七十五。

3. 本節的解說，主要參考：江燦騰，《太虛大師前傳（一八九〇—一九二七）》，頁六十九—七十。

## 澳門佛教會理事長呼籲引進佛教人才

澳門政府十一月十四日舉行《人才引進制度》社團和機構諮詢專場，多個行業代表發言時都慨嘆澳門缺乏人才，支持政府設立引才制度。其中澳門佛教總會理事長心慧法師表示，每次特首選舉，佛教界都有兩個選委名額，但有澳門身份證的出家人卻少之又少，她希望有關制度可以為佛教界引進更多更好的人才。她說：「在正信正行道路上發展，不希望澳門這麼美好的城市，卻因為欠缺正信宗教的人才，危害了澳門居民」，希望日後評審引進佛教界人才時可以聽取澳門佛教總會的意見。但人才發展委員會秘書長周昶行回應：「出家人是否可以引進？目前計劃集中引進四大產業的人才……」，將來的評審委員會以產業導向為主，不會因為申請人的宗教信仰、性別等因素而影響評核結果。澳門的佛教界，短期內似乎只有自行培養人才，延續教法。